

吕氏春秋研究

王范之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吕氏春秋研究

王范之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6 号

吕氏春秋研究

王范之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1 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9.125 字数:221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ISBN 7-81015-356-0/B·14

(精装) 9.80 元
定价: (平装) 7.50 元

目 录

绪 论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1)
第一篇 考 徵	(51)
第一章 著书	(51)
第二章 引书	(55)
第一节 明引经籍及诸子的语文的	(56)
一 《易》	(57)
二 《诗》	(57)
三 舜诗	(58)
四 《夏书》	(59)
五 《商书》	(59)
六 《商箴》	(59)
七 《周书》	(59)
八 《周箴》	(60)
九 《鸿范》	(60)
十 《书》	(60)
十一 《孝经》	(60)
十二 《志》	(61)
十三 《记》	(61)

十四	《黄帝》书	(61)
十五	《后稷》书	(62)
十六	《曾子》文	(62)
十七	子华子文	(63)
十八	《庄子》文	(64)
十九	慎到文	(64)
二十	詹何文	(64)
二十一	周公旦语	(64)
二十二	成王语	(64)
二十三	孔子语	(65)
二十四	子产诗	(65)
二十五	白圭语	(65)
二十六	赵襄子语	(66)
二十七	李子语	(66)
二十八	魏人之诵	(66)
二十九	神农之教	(66)
三十	李克语	(66)
三十一	仲虺之言	(66)
三十二	先人语	(66)
三十三	郑民诵子产	(67)
三十四	齐谚	(67)
三十五	鲁人黎之诵	(67)
三十六	民歌	(67)
第二节	称引经籍及诸子文语而不指名的	(68)
一	《论语》文	(68)
二	《墨子》文	(68)
三	《左传》文	(69)
四	老子文	(69)

五 《庄子》文	(70)
六 《荀子》文	(76)
七 古语或古格言	(76)
第三节 称引经籍、古语、诸子语文虽有所指 然而并不明白指出来历的	(77)
一 《论语》文	(77)
二 老子文	(77)
三 《庄子》文	(78)
四 詹何语	(79)
五 《孟子》文	(79)
六 《荀子》文	(79)
七 《孝经》文	(79)
八 纵横家言	(79)
九 名辩家言	(80)
十 兵家言	(80)
十一 古语或古格言	(80)
第三章 错简	(82)
第一节 《制乐》篇首段有错简似《音初》篇末段 误置在这里的	(82)
第二节 《禁塞》篇末有脱文一段 似误置在《安死》篇中	(82)
第三节 《士节》篇末段有逸文在《序意》篇中	(83)
第四节 《顺说》篇有脱文误置于《报更》篇的末段 ...	(84)
第四章 讥刺和谏正	(85)
第一节 属于讥刺秦始皇的	(85)
第二节 属于谏正秦始皇的	(87)
第三节 属于讥刺秦先王的	(87)

第二篇 学 派	(88)
第一章 属于六艺	(89)
第一节 易传学(易家)	(89)
第二节 中庸学(礼家)	(95)
第二章 属于诸子	(97)
第一节 儒家	(97)
一 曾参学	(97)
二 孟轲学	(105)
三 孟轲门弟学	(106)
四 荀卿学	(107)
五 荀卿门弟学	(109)
六 孔丘门弟后学	(110)
第二节 道家	(115)
一 老聃学	(115)
二 老聃后学	(119)
三 关尹学	(126)
四 杨朱学	(127)
五 杨朱后学	(129)
六 黄帝学	(143)
七 子华子学	(148)
八 庄周学	(149)
九 庄周门弟学	(149)
十 田骈学	(160)
十一 詹何学	(161)
第三节 法家	(162)
一 韩非学	(162)
二 慎到学(《汉志》《慎子》四十二篇属法家)	(163)

第四节 名家	(165)
一 宋钐学(《汉志》有《宋子》十八篇列在小说家。 刘昼《新论·九流篇》列宋钐于名家。)	(165)
二 宋钐尹文学	(166)
三 尹文学	(167)
四 兒说学	(177)
第五节 墨家	(178)
一 墨翟学	(178)
二 墨翟后学	(180)
第六节 纵横家	(182)
第七节 农家	(183)
第八节 兵家	(184)
一 王廖学	(184)
二 兵家言(不明何人)	(185)
第九节 吕不韦的思想	(187)
第十节 食医	(189)
第十一节 未明辨为何家之学	(190)
第三篇 学说	(197)
第一章 天道	(199)
第一节 黄帝“因天之威与元同气”说	(199)
第二节 天地合和生之大经	(200)
一 生之大经	(200)
二 万物大同众异	(201)
第三节 太一、两仪、阴阳	(201)
第四节 圜道	(203)
第二章 五行	(206)
第一节 五行生胜	(208)

第二节	十二纪	(209)
第三章	性理	(210)
第一节	顺性——达生死明性命	(210)
第二节	生性自然	(211)
第四章	命论	(213)
第一节	天命决定——成败不足以定是非	(213)
第二节	天时人决定	(215)
第三节	时机	(216)
第四节	主宰	(218)
第五节	自然	(219)
第五章	古今前后为一	(221)
第六章	知一和执一	(223)
第一节	知一	(223)
第二节	知一	(224)
第三节	执一	(225)
第四节	执一	(226)
第五节	执一	(227)
第七章	大和公	(229)
第一节	贵公	(229)
第二节	去私	(232)
第三节	公而成其私	(233)
第四节	大之为用	(235)
第八章	无为	(239)
第一节	法天地行无为而公	(239)
第二节	无为不欲	(240)
第九章	不争	(242)

第一节	见侮不斗·····	(242)
第二节	善持胜者不以强弱·····	(243)
第十章	为欲·····	(245)
第十一章	因和顺·····	(248)
第一节	贵因·····	(248)
第二节	因势·····	(250)
第三节	顺·····	(253)
第十二章	任数——耳目心知不足任 ·····	(255)
第十三章	贵生·····	(257)
第一节	重己·····	(257)
第二节	重生·····	(258)
第三节	全性重生·····	(259)
第四节	贵生·····	(260)
第五节	行情适欲·····	(262)
第六节	形骸养生·····	(263)
第十四章	别宥·····	(266)
第一节	去尤·····	(266)
第二节	去宥·····	(267)
第十五章	正名·····	(269)
第一节	正名·····	(269)
第二节	审分·····	(270)
王范之遗作目录	·····	(273)
王范之传	·····	(278)
后 记	·····	(282)

绪 论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异的人物。他本是商人，是一个“家累千金”的“翟阳大贾”（翟阳在今河南禹县），然而这位“翟阳大贾”竟然一跃而成为政治家，这倒令人奇怪。本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商业开始发展，各诸侯王国的城市里，商品交换十分活跃，这样就出现了许多投机的商人。这些人，在商业上投机钻营，发了大财，因而结交权贵，和诸侯分庭抗礼，由此取得政治上的地位，这倒是自然的事。但却没有像吕不韦那样，居然由商业上的投机转变为政治上的投机，而后又居然地成了功。这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

他的政治投机，其所以会居然成功了，历史上有着这样的传说：（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说他到赵国经商的时候，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结识了一个被秦国送到赵国来作人质的，秦诸庶孽孙异人。异人在邯郸，弄得居处困窘，十分狼狈。自从吕不韦结识他以后，就在他身上打了主意——产生投机的欲念；想把商业上的投机手法，具体在异人这个人的身上。认为异人是“奇货可居”。据说，为这事，他曾特地找他父亲商量，商量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获利“无数”，并且“泽可以遗世”。

于是吕不韦就用大量的钱财来资助异人，而且想尽方法，在秦国替异人进行活动游说，目的在使他第一步取得秦太子的资格，第二步便是继承秦国的王位。他的计划是一步步地实现了。第一步，异人果然当了太子；第二步，当秦孝文王死了，异人果然便就以太子的身份继承了王位。异人即了秦国的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

这个被吕不韦当作“奇货”的庄襄王，对于吕不韦自然是万分感激的。所以当他继位以后，就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他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从此飞黄腾达了。异人在位的时间很短，只三年就死去。他的儿子政，继承了王位，这便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即位的时候才十三岁，即位以后，就尊吕不韦为“仲父”，这时秦国政权不消说是操在这个所谓“仲父”的吕不韦手里了。过几年始皇大了起来，而秦国统一天下的条件，也逐渐成熟了，吕不韦和秦始皇之间似乎生了矛盾，而终至于被秦始皇把他除掉。所谓因投机而要“泽可以遗世”，事实却不曾就顺从着他这如意的想法。要说“遗世”，如果作为历史资料的意义来说，那么留下来的，就只有一部《吕氏春秋》。

一、从《吕氏春秋》的编著原则和组织形式说起

《吕氏春秋》这书，是秦相吕不韦，招集他的门下宾客，辑百家九流之说而编写成的。《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也同样地说：“《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并且将它列为杂家。既然是辑百家九流之说，故尔就不免于杂了。虽则是杂，但却并非没有它的系统，没有它的理论和原则的。

在本书的《序意》篇里，吕不韦已曾明白地宣讲过了他的理

论。所谓“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无所遁矣。”因此他本乎这道理“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以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应须注意的，便是所谓平“私”“智”要“公”。这话就是讲，要学天地一样，百家九流，就像芸芸众生，虽然各具姿态，各具文采，然而它们却是同出于天地，同受着天地的决定，存在在这个天地之间，给天地把它们包裹着；要是天地才能把它们包裹着咧。天地是不“私”的，是“公”的。他的辑合百家九流，在理论上不过就是如此罢了。《有始览》所谓“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正又是这个理论的明白注脚。他的辑合百家九流之说，在原则上是兼收并蓄，以道家为主，以儒家为辅的。

郭沫若先生说：“它对于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的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而对于墨家法家则出于批判。”（《十批判书》）

是的，它对各家是兼收并蓄，对儒家道家是尽量摄取。然而它把道家却是放在主要地位上的。单从吕不韦《序意》里那派言词，也就使人感到一股浓厚的道家气味了。至于说对墨、法则出于批判，倒又未必尽是这样的。

高诱序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

所谓“道德”“无为”，乃是指的道家。“忠义”“公方”是指儒家。因为儒家讲“忠义”讲“公方”，“公方”的意思是说修仁义。这里，高诱似乎也认为是以道家为主的。

的确如此，根据我的考查，本书在各家材料的安排上：道家，从老子到詹何（包括黄帝在内）一共是十一家，算得最多；儒家，

从曾子到孔门弟子（包括《易传》和《中庸》）一共是九家，算是次多。《四库全书·提要》说：“大氏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这说法，是就不合於本书的实际情况了。

《吕氏春秋》，分八览、六论、十二纪。按照现在的形式，是十二纪在前，八览居中，六论在后。但《史记》所称顺序，是八览在前，六论居中，十二纪在后（《十二诸侯年表序》、《吕不韦列传》）。今十二纪《季冬纪》末有《序意》一篇，居于八览、六论之前，处在整个书的中间部分。案，古人著书体例，序言都在末尾，没见过有把序言放在书中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司马迁说的八览、六论、十二纪顺序，是按照《吕氏春秋》编次称的。是的，古书的序言是在书的末尾，今十二纪后系以序言，虽然不合古人著书体例，但却又不可说是序言在十二纪后面，而便认为十二纪就在八览、六论的后面。司马迁的称呼，是否是按照编次称的，甚有问题。因为很可能是依照行文的方便，大凡称数字，一般是以单位数称在前，多位数称在后。这也是很自然的。另外，还有四点理由，证明《吕氏春秋》原来的编次，就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并没有改变过。第一，《序意》篇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海颡颡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正是吕不韦对于他这个编书体例的说明。因此十二纪显然就是象征四时的运行，表示圆道的天，自然应该列在前面；八览、六论就该象征大矩，表示地道的方，自然应该列在后面了；第二，《序意》篇应该是全书的总论，但开头就说十二纪云云，这显然是十二纪在前的；第三，六论颇无贯串，类杂说。既然是杂说，就该在末尾，不该在中间。因此，我认为现在的编次是对的。《序意》篇是残文，八览六论都没提说，想来是残脱了。可能因《序意》文中只提了十二纪，于是后人便将它误置在十二纪的后面的；第四，章学诚说：“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亦微有所折衷之也。”

（《校讐通义》卷三）《史记》编著体例，是把十二本纪列前，八书居中，七十列传在后。这样安排，不能说不是根据了《吕氏春秋》的编著顺序的。

先讲十二纪，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一个重要部分，每纪都是五篇，凡六十篇。十二纪每纪的第一篇，同于《礼记·月令》。由于本书辑合百家，是在于一个法天地的理论基础上，而十二纪是象征圜道的天，因而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使用十二纪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纲领。所谓纲领也不过仅是一种形式，只不过以这样一种形式来统一贯合。说“统一”说“贯合”或者甚至于说“综合”都不是不可以的。但所谓的“统一”“贯合”“综合”，也不过仅是出于上面所讲的这样一个意义罢了。因为百家之说依然是百家之说，并不由于运用了这一形式之“统一”“贯合”……，而后百家之说都变了原形。

我们看，隶属在《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下的材料，大半都是选择了一些讲养生的学说，因为春天是万物发生的时期，所以把养生的列在《春纪·月令》里。《春纪》除《月令》外，^{合时月令篇}一共是十二篇，其中有十篇是属于道家。在这十篇里，只有五篇是讲养生的（《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等篇）。《本生》篇列在《孟春纪》的开头，《圜道》篇（讲天道）列在《季春纪》的末尾。这大约以为春是四时之首，孟春又是春天的开始，所以将《本生》篇列为《孟春纪·月令》下的第一篇。然而这又是归本于天道的，因此季春之末又列入《圜道》一篇。

《夏季》除《月令》外，一共也是十二篇。《孟夏纪》除《月令》外，四篇全属儒家，完全都是在讲教和学的道理。《仲夏纪》除《月令》外，四篇都是属于道家一派系统（兼通于儒家），都是讲的音乐的道理。《季夏纪》的论文，也都讲的音乐的道理。其中《音律》篇是属于老聃后学，《音初》篇是属于荀子一派系统，《制乐》、《明理》两篇是属于墨家一派系统。大约以为夏天是万物成

长时期，成长时期就是要教要学要启发（乐主发）所以多讲教、学和音乐的道理。《大乐》篇列在《仲夏纪·月令》下的第一篇，《古乐》篇列在《仲夏纪》的末尾。案，《仲夏纪·月令》，在仲夏“用盛乐”。所以将这两篇，一列在首一列在末。

《秋纪》除《月令》外，一共十二篇。《孟秋纪》《仲秋纪》两纪凡八篇，都是属于兵家言论。《季秋纪》四篇，不是兵家言论。其所以采取了它，大概是以为有些说法可以和兵家相通，或者可以运用作为兵家的理论呢。例如《季秋纪》的《顺民》篇，显然不是在论兵，但讲顺民心这层，应该可以说也是论兵的根本。《知士》篇讲的“能自知人”（知彼，《孙子·谋攻篇》：“故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能自知人”就会“非之弗为阻”，这点在论兵上也是重要的。《审己》篇的审己，求诸己，不计较“存亡贤不肖”，这和兵家的“知己”可以相通。《精通》篇讲“诚”，说“诚乎此而谕乎彼”，诚乎骨肉之亲，“虽异处而相通。”这可以作为兵家克敌致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谋攻篇》）的理论根据。

看样子，吕不韦对兵家是作了一些理论上的集合工作。这些都可作为论兵的理论素材。

《冬纪》除《月令》外，一共十二篇。《节丧》、《安死》两篇属于墨家一派系统，列在《孟冬纪》之首。《至志》篇大约属于名家一派系统，《忠廉》篇是孟子学，《介立》篇属于孟子一派系统，《诚廉》篇属于庄子一派系统，三篇列在《季冬纪》。冬天是万物潜藏不活动的时期，是收藏的时期，在人的品质上，是把它拿来作为一种“忠贞”“俭廉”的象征。因而把说葬、死、忠、廉、节义的列在这里。刘咸炘说：“《春纪》言贵生，《冬纪》言舍生，义相反而相成，故《节丧》篇首即言知生知死。”（《吕氏春秋发微》）

八览，每览应是八篇，八八六十四篇。今《有始览》只有七

篇，显然脱了一篇，凡六十三篇。八览首列《有始》篇，是从整个宇宙开天辟地，万物的离合同异说起，总摄八览。接着说到关于讲做人务本的道（《孝行览》各篇），治国的道（《慎大览》各篇），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先识览》各篇），执虚静循名责实（《审分览》各篇），反对淫词诡辩（《审应览》各篇），如何用民（《离俗览》各篇），如何为君（《恃君览》各篇）等等。各篇都相联贯，甚有系统。

六论，每论都是六篇，六六三十六，凡三十六篇。六论首列《开春》一篇，开春言物的相应，似乎和八览第二篇的《应同》相应。六论各篇不联贯，或者本来就是集合的杂说，本不联贯，属于杂说性质。

总计全书，一共是一百六十篇。从形式上看，十二纪八览六论中的论文，都有定数，十分整齐。

由此看来，《吕氏春秋》对于各家材料的组合，在系统上是相当严整的。形式整齐，内容系统，这是被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便是在这整齐、系统的形式里，并没有就对这原本是分歧的议论加以齐合，而依然是保存着他们的分歧说法。例如，以十二纪说，在《春纪》里的《重己》、《贵公》、《去私》，后两篇对前一篇，在根本的学说上是矛盾的。吕氏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不论如何看法，只要不是出于勉强牵合求通，在他们根本的说法上，总该是相反的。又如《仲夏纪》里的《大乐》篇说：“始生人者天也”到“安由出哉”一段，讲音乐出于自然，显然是在驳斥墨家的非乐。而在《季夏纪》的《制乐》篇里讲的天有赏罚祸福，主张尊天，明显地是和前篇的相反，定然在理论上是反对《大乐》篇的。